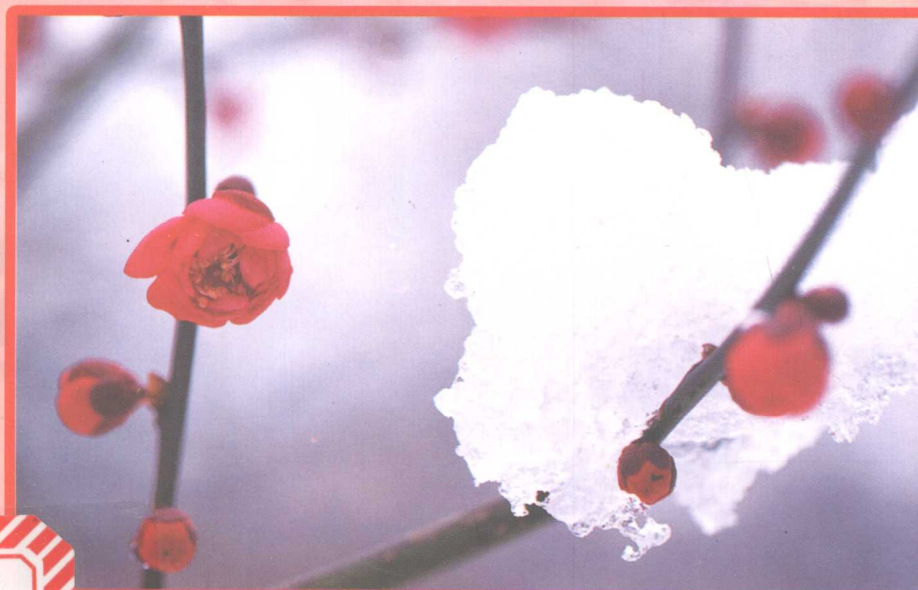


柳丝斋传记随笔

春风

成应良 著



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春风

成应良 著



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翻印必究



版權所有

春 风 / 成应良著 — 香港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7. 11

ISBN962-450-910-7/D.51295

I. 春… II. 成… III. 随笔

国际标准图书书号天马登字 (2007) 第51295号

书 名	春风
作 者	成应良
出版发行	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	地址：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3楼
	电话：00852-26706633
	传真：00852-26701383
印 刷	湘中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9×1194 1/32
印 张	4
字 数	108千字
版 次	200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 数	1000 册
书 号	ISBN962-450-910-7/D.51295
定 价	15.00元



成应良 国家公务员，湖南
南宁乡人，2004年3月退
休。本人经历坎坷，当过
农民、工人、教师和机关
干部，也任过基层小头
目，爱好广泛、爱管闲
事、不贪酒色、不恋麻
将，唯喜胡描乱写、喜交
朋友，已自编自写小册子
六本，免费赠送，以求自
娱自乐。曾有书法作品，
文艺创作作品先后获得国
家环保总局、国家财政
部、中国国学研究会、中
国书画家协会的奖励。



● 作者部分文艺书法作品获奖证书

前 言

杜陵萧次君	迁少去官频
寂寞怜吾道	依稀似古人
饰心无彩绘	到骨是风尘
自嫌如匹素	刀尺不由身

在本书的开头，我借用唐朝诗人杜牧的《自贻》与春风同年共勉。因为我俩的经历也和萧次君一样，在官场摸爬打滚几十年，很少有升迁的机会，现在立身行事的准则也不灵，我们还效仿古人的规矩，仍然守着老一套的规矩，已经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抛弃，所以感到很寂寞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没有必要虚情假意，掩饰自己的真心，去迎得某些人的欢心，唯一的办法是走出看似平静的温室，去到社会上饱受风尘之苦，乐意去体会艰辛，因为自己深信自己是一块洁白的白绢，不管别人怎么剪裁，不管命运怎样支配，绢仍然是白色的，是纯洁的。我们这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命运相同很有些大同小异。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，经历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“十年内乱”，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，有人很形象的说：生在旧社会，正需要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，要读书时，学校稀少，家里交不起学费，要参加工作时，又动员上山下乡，生儿育女时，碰上计划生育，只能生一个，差不多要退休了，又遇上下岗失业，真是瞎子掉在芋头田里，尽是门槛。如实将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，作为正面的、反面的教材，至少我们不会忘记这段激情的岁月。

目 录

前 言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童年痕迹····· | 1 | 十六、母女连心····· | 65 |
| 二、县城求学····· | 5 | 十七、琐事闲聊····· | 70 |
| 三、岁月烙印····· | 9 | 十八、刺玫缠身····· | 73 |
| 四、梨园杂咏····· | 13 | 十九、赴任桥市····· | 78 |
| 五、社教轶事····· | 17 | 二十、走马厂坪····· | 83 |
| 六、棒打鸳鸯····· | 22 | 二十一、处事尴尬····· | 88 |
| 七、内乱初期····· | 27 | 二十二、细浪微风····· | 94 |
| 八、军旅小憩····· | 31 | 二十三、民戴官帽····· | 100 |
| 九、短暂实习····· | 35 | 二十四、红海回放····· | 105 |
| 十、水漫古城····· | 38 | 二十五、酒后胡言····· | 109 |
| 十一、足履崎岖····· | 42 | 二十六、余霞生辉····· | 116 |
| 十二、苦中寻乐····· | 47 | 附一：夏雨纷飞好个秋
····· 罗孟冬 | 119 |
| 十三、全面撒网····· | 51 | 附二：专作情语而妙绝
····· 罗孟冬 | 122 |
| 十四、重点突破····· | 55 | | |
| 十五、月老牵线····· | 60 | | |

一、童年痕迹

我和春风是同年，又是同乡，1944年初出生，当时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河山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，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就是真实的写照。据老人们讲，我们出生那天，日本兵正好路过我们村，坪里喂的鸡捉个精光，竹篙上晒的衣收个精光，猪圈里的猪杀个精光，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妇女尽遭欺侮，其状况惨不忍睹。春风刚出生时，他爸爸妈妈——也就是我的叔叔婶婶，生怕他夭折，就把他寄拜在张天师和李天师神像下，取名张李。

当时，人民还处于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之下，生活非常贫苦，苛捐杂税多于牛毛。农村流传着一句“禾镰上壁冒得饭呷”的谚语，收了稻谷只能缴清租谷和杂税。有的地主也装着开明的样子，每月逢三、逢八施舍穷人，拿出一点吃不完用不完的东西，在每月的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和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这几天送给穷人。我和张李也跟在大人背后到地主家去讨米，每个人三调羹，一家多去一个人就可多得一份。全国解放后，家里分了田，分了山，分了房屋，不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，也不要负担那些繁重的苛捐杂税，穷人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祖国的大好河山尽享春风温暖，到处鲜花盛开，农民欢天喜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。1951年，我和张李一同去报名读书，在入学姓名登记时，他妈妈突然脑壳一转，叫老师写上“春风”二字，就这样，我的同年张李就变成了春风。春风读书很认真，学习成

绩在班上数一数二，为了这件事，惹得我的父母经常骂我不争气，你看人家春风多懂事，在家里勤快，在学校表现好，老师好喜欢，就你是只木脑壳，在家懒死哒，读书又不开窍，拿了钱塞牛屁眼。我心里虽然不服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记得读高小时，我们班40个学生，只有四个未入少先队，而我竟是其中一个。为了入队的事，我还承受父亲的几次大骂，有两次还扇了几个耳光。我是太不争气了。春风的运气比我好些，他家里人很少骂他。别看我们是刚发门读书的小伢，年龄也只6—7岁，但在家里已经是一个劳动力了。清早起来将牛赶到山上吃草，自己担两个竹篓去割草，吃早饭时，担着一担草，牵着牛回家。三扒二口吃一点东西后赶到学校读书，下午放学后，又要上山砍四捆柴火才有晚饭吃。名义是讲吃饭，其实真正的大米饭不到三分之一，其余杂粮瓜菜代，上半年是蚕豆、麦子、土豆代饭，下半年是红薯拌饭。有一年上半年，好象我们是读二年二期，早上尽吃土豆，在学校上朝会时，我和春风两个不知怎的同时晕倒在地，虽然一瞬间就苏醒过来了，还是把老师急坏了，急忙把我们抱到老师的床上，端来一碗白开水喂我们。当时我们感到好骄傲。要知道，那时候的学生见了老师要敬礼，老师的房间里是不能随便进出的，而我们可以躺在老师的床上，同学都羡慕地挤在房门外。这件事过后，老师向乡政府汇报了情况，乡政府特地批给我们两家50斤积谷，父母们将积谷担回来，连壳带米一起炒香，磨成谷粉子，每天早上搅一碗给我吃，春风也一样，他的食量比我小，我们吃起来好香啊！还有一次，正好是春风过生日，他妈妈邀了我妈妈一道外出借米，想煮一顿干饭为春风做生日，两个人借了半天，走了十几户人家，结果未借到一粒米，因为家家都没有隔夜粮。稍

微好一点的人家，又生怕穷人有借冒还，也推说没有，其实是装穷叫苦。回来后，我娘在米缸里扫了大约半斤米，要我送到春风家去，我生怕自己晚上冒得吃的，高低不去送，这事惹恼了妈妈，她伸手砸了我几个鹅丁公。我虽然痛得很伤心，但还是犟起不去，结果她自己从我手里抢过那半斤米径直送到春风家，春风的妈妈熬了一点粥给春风过生日。我呢，晚上看着当饭的蚕豆一粒也吃不下，自己本来可以吃稀饭的，霸蛮要把米送给人家，自己来吃蚕豆，我吃不下。现在回忆起来，真是太自私了。其实平时我是最爱吃蚕豆的，今天由于心情不好，本来很香的蚕豆，吃起来也没有味道，含在口里久久不能吞下。

小学毕业后，我们一同考上了高小，并编在同一个班，春风很受老师喜欢，第一学期就加入了少年先锋队，到第二学期，班上成立了少先队中队，他担任了中队长，然后就积极地发展新队员。全班40个同学，已经有36个同学入了队，只剩下我们四个呆货了。我开始对春风有意见了，认为他是因为那次他生日时，我没有把米主动送过去，他现在大权在握，拿点颜色给你看看。有的同学对我讲，你找中队长谈谈心吧，找辅导员老师汇报一下思想，我满脑子的委屈不知对谁讲，自己不好意思找春风谈。突然有一天，春风把我叫到一边说，中队辅导员杨老师要我到他房间里去一趟。我提心吊胆地跟着春风走进杨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，杨老师很高兴地叫我坐下，又叫春风也坐下，然后问起了我的学习情况，期中小考的成绩好不好，接下来便问我对少先队的认识怎么样。一提到这个问题，我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滚滚直下，因为这个问题，我已多次挨了父亲的打骂，在班上也屡遭同学的白眼，我自己也搞

不清我为什么不能当少先队员，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人家。杨老师看到我不吱声，只一个劲地掉眼泪，马上安慰说，不要难过，有什么想法，跟老师讲，春风也在这里，他是班上的中队长，可以将意见向大队部反映。接着，杨老师又回过头来问春风，他哪些方面不够条件，你好好指出来。只听春风低声说：“他条件都合格，就是没有写申请书，我不能呷石霸蛮把他拉进少先队来。”“你怎么不早跟我讲呢？”“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呀！”原来如此，我不能入队，是自己冒写申请书，早知如此，我不早点写是的。杨老师为我擦干了眼泪，叮嘱春风要团结好全班的同学，辅导我写好入队申请书，没几天，大队部很快就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。后来，那三个同学也相继举起右手宣誓。到我们读高小二年二期时，我们班成了全校唯一的一个红领巾班，我被选为中队长，春风呢，当上了大队长。

二、县城求学

1957年，春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二中。他们班上只有6个同学得此殊荣。接到录取通知书后，他喜得不得了，他爸爸妈妈也是春风得意。随着入学时间的临近，他们一家人的喜悦逐渐换成了苦衷。据说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要50多元。当时的猪价是每100斤32元，要喂一条差不多200斤的猪才够上一个学期的钱。那时候，比起解放前虽然翻了身，政治上当家作主但经济上发展不快，家里哪有钱供他读书，直到入学的期限到了，别的同学都到学校里报了到，春风还在家里东借西挪凑学费。一家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全家人一致同意将栏内一头猪卖掉，本来要喂到年底才出栏的，现在是逼得没办法只好忍痛低价出售。春风和他爸起了早床，赶早将猪送到食品站，并饿了一天湍过称，一头猪卖了36元多钱，加上先前在亲戚朋友那里借的，凑齐了52元钱，第二天黑清早，春风提着简单的行李朝县二中走去。

学校离家有50多里地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一个人要赶这么远的路，还要提着行李，要是在今天想都不敢想，首先还劲头十足，一口气走了上十里路。接下来便觉得两脚发软，步子不稳，肩上、手上的东西也越来越重，全身都不听使唤，坐下来休息就不想起来，还不到一半路程，就实在走不动了。他坐在路边，想起父母千方百计筹钱供他上学，自己省吃俭用，一家人都是为了他受苦，心里很是难受，眼泪忍不住象断了线的珠子，一颗接一颗向下滴。他用手去提行李，好象重了许

多。忽然他想起，妈妈送他时告诉他，煮了二个鸡蛋放在背包里，于是打开背包，将两个鸡蛋找出来，狼吞虎咽地吃，蛋黄咽不下，用手在田里捧几捧水倒入口里，不一会，两只鸡蛋消灭得一千二净，顿时全身来了劲，真是动口三分劲，他重新提起行李一步一步朝县城走去……

大约晚上七点时分，春风一步一颠的跨入学校大门，老同学接过他的行李，领他到食堂吃了饭，又将他送到宿舍，帮他开好铺，他象烂泥一样躺在床上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等他醒来时，同学们已在操场上做早操，他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操场上，早操已经结束，他只好随着人流进入了食堂早餐。

那时候，农村的生活还不是很好，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。一到学校，比家里好多了，早餐是包子、馒头，还有加了葱花的豆腐汤，吃起来又香又甜，中、晚餐是白米饭，有肉或者鱼之类的荤菜，还伴了干蔬素菜，每餐吃得饱饱的。

学习的课程很紧，早上有晨读，白天8节课，晚上自习2小时，生活节奏很紧张，这样忙乎了大约个把月，全国性反右风潮席卷每个学校，县二中当然不能例外，首先是大鸣大放，然后就抓右派。春风由于年纪小，又是农村孩子，学习上特别认真，什么右派、左派对他不感兴趣。纯朴的他无法理解“政治斗争是残酷的”内涵，更没有想到政治运动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，他还是一个劲的搞学习。随着运动的深入，有的老师打成了右派，上课时背着写有“右派”二字胸牌讲课，有些年纪大点的学生开始不听“右派”老师的话，有的甚至叫老师滚蛋，课堂纪律开始乱起来，加上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批斗会，正常讲课秩序乱了，学校的墙上，走廊里到处是批

判右派的大字报和漫画，平时仪表堂堂的人民教师，此时个个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过日子，生怕自己被打成右派。经过几个月的运动，学校共抓出十个右派，那个本来是反右积极分子的牛老师最后成了极右分子，日批判、晚斗争，要他披着烂棉袄到每个班去请罪，接受批判斗争。

时间已经进入冬季，气候开始变凉，有一天，春风正在参加斗争会，忽然接到乡政府打来的电话，说他公公（祖父）去世了，他如晴天霹雳，急忙向教导处请了假，一路哽咽着向家里走去，出校时已是上午十一点钟，50多里路，又没有车坐，加上冬季日短，心情沉重，赶到家里时，已是日落西山，两脚都已长血泡。四肢无力、瘫倒在大门口。帮忙的人将他抱到床上，一瞬间，他清醒了，拖着全身散架的身躯跪倒在公公的灵位前放声痛哭，他是他公公最痛爱的孙儿，小时候坐在公公的肩上，有几次尿湿了公公的衣服，公公都舍不得打他，才几个月时间，就再也喊不应了。

公公的丧事办得很简单，第二天就出了殡，入土为安了，全家人带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天天在公公的灵位前敬饭、磕头。半个月后，又烧了纸屋、印了七，把公公生前没有享受到的东西全部用纸做好火化，让他在另一个世界尽情享用。

眼看假期已到，春风要赶回学校读书，就在这时，县里派了一个姓孔的干部在村上蹲点，号召所有的男女劳力到水库工地劳动，碰到春风后，他说，你不要回学校了，学校正在开展反右斗争，已停止上课，明天你到水库工地去。就这样，春风糊里糊涂地失去了读书机会，跟着大人们到了水库工地。

石冲水库工地离家十二里路，不一会就到了，好大的场面啊，成千上万的人在劳动，远远望去，只见黑压压的一

片。工地按部队建制，分营、连、排、班，虽然人多，但井井有条，从不打乱仗。每个班10人，3个班一个排，3个排为一个连，3个连一个营。村里好象是一个连，每个连有每个连的取土地点和填土地点，并有两个人在填土的地方发筹码，证明你担的土填到了大堤上。一个白班好象是挑100担土上堤，晚上加班是50担，没有完成任务的就吃不到与其相应的饭量，如完成任务每餐吃半斤，未完成任务就只有三两吃。如此大的劳动强度，如此长的劳动时间，加上油水稀薄，半斤米根本吃不饱。常言道：“饥饿出盗贼”，水库工地上出现了偷饭的民工，炊事员把饭蒸熟了，坐在灶下打盹，饿得不行的胆大的人揭开锅盖，抢了几钵便跑，炊事员惊醒后高喊捉贼，惊来干部和民工，将偷饭的抓起来，吊到楼护上用楠竹杠子抽打，渐渐看到身上起红红的血丝伤条，被打的人苦苦求饶，干部骂不绝口，饭没偷到，换了一顿毒打，还要罚担50担土，晚上再开斗争会，将偷饭的人五花大绑跪在土台上，“积极分子”轮流上台对他进行批斗，有的甚至还动手打他。有人说，这真是屙屎、省鼻涕、又尿湿裤三个方面都吃亏。

三、岁月烙印

在水库工地上奋战了三个月，春风的手、脚上长满了冻疮，手背上长了一层厚厚的冻疮壳，手一动就流血，脚上的冻疮痛得钻心，每天晚上上床后，要痛一阵，早上起床后，首先不能动，要慢慢移动四肢、轻轻落地，然后小心翼翼的站起来，先小步后才能大步，通过活动后，也许是麻木了的缘故，再上工地劳动倒不觉得怎么痛，问题是不能休息，一休息就起不来，有时休息时也只好站着，不停地挪动小步。三个月过后，身上掉了8斤肉，看上去瘦多了，但身体的素质强多了，骨骼增粗了。

乡里一句俗话，“大人望插田，小孩望过年”，插田又叫栽米树，看到收割的希望，过年吧，无非是吃几餐肉，玩耍几天。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准，一户人家一日三餐有米煮就是上等人家，初一、十五见一餐荤就是地主生活，一般的人家，一个月难得看到肉，所以小孩望过年，实际上是饱一下口福。年过后，大队的杨秘书告诉春风，在圆塘办了一所农业中学，问他愿不愿去读，听说有书读，他马上答应了，第二天就背起行李赶到圆塘，学校里已经有五十多个学生，分成两个班，请了三位老师上课，主要是讲农业上的水、肥、土、种、密、保、耕、管八字经，学校还请了一个工友煮饭，有一个小小的菜园，有二丘水田，这些菜园和水田是拨给学校做实验的。学校的房屋是一个老祠堂，才进校时，正屋神龛内放着很多主位牌，敬奉着几十代已经到另一个世界的亲人。所以人少时显得

阴森森的，大家心里都捏着一把汗，只是口里没有讲出来。不幸的事终于降临了，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女同学起来方便，发现厕所里有两个绿亮在闪动，她吓得不敢进去，连滚带爬回到宿舍，尿湿了裤子，她惊魂未定，惊醒了同室的学友，大家坐起来，点燃了油灯，问她出了什么事。她吞吞吐吐的说：鬼，鬼……。大胆一点的女同学提着马灯走到厕所一看，并没有发现什么，大家一闹，整个学校的50多个师生都起来了，提着灯到每间屋里检查一遍，没有发现什么，才安慰大家回房休息。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。第二天那位女同学发高烧，当时没有温度计，手摸去额头上烫人，又没有什么医疗设施，请农村的中医师抓几味草药熬着吃了，好象烧又退了，只是不吃东西，到第三天早上起床时，才发现那位女同学已经死了，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，大人们都上了水库工地，工地上不准请假，就由学校买几块木板钉成一副棺材埋到后面山上。这件事过后，有一个老师又相继病了，圆塘闹鬼的事越传越神，真是活鬼吃人，整个学校都阴气沉沉，同学们上课、劳动都没精神，幸亏那位病了老师只几天就好了，但同学们晚上都不敢起来方便，生怕遇到鬼把自己捉去了。有的同学甚至提出退学，为了稳定情绪，学校决定搬家，搬到圆塘对面的磨塘，磨塘的房子很烂，但看上上不觉得阴森，于是自己动手修修补补，很快就搬了过去。

在毛主席跑步跨入共产主义的思潮下，农村实行供给制加工薪制。吃饭不交钱，每个月对正劳动力还发几元钱工资。这样一来，有大锅饭吃，晚稻烂在田里没有人收，土里的红薯没有人挖，在一片“丰收”的赞歌声中孕育着一种灾难的降临。农中的生活越来越难维持下去，大队没有钱拨，买